

张悦然◎著

竖琴，
白骨精

SHU QIN BAI GU JING
ZHANG YUE RAN

竖琴，白骨精

张悦然 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竖琴, 白骨精 / 张悦然著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33-0856-4

I. ①竖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6492号

竖琴, 白骨精

张悦然 著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7.25

字 数: 134千字

版 次: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856-4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1	怪阿姨
27	老狼老狼几点了
45	白白
59	二进制
81	红鞋
133	葵花走失在1890
169	竖琴，白骨精
183	宿水城的鬼事
199	小染

怪阿姨

夏天的夜晚，其实一点都不长。等到商铺打烊，卷帘门哗啦哗啦落下，小食摊上瓦亮的灯泡陆续熄灭，那些傻不啦叽的男孩们，还三三两两地坐在大草坪上，拎着啤酒罐扯着嗓门说大话。他们的话题永远离不开怎么泡妞，大麦和酵母菌的作用下，荷尔蒙正在迅速发酵，膨胀成一朵朵巨大的泡泡，白得像女人的大腿。

幸好下起了暴雨，男孩们骂骂咧咧地丢下易拉罐，一溜小跑离开了。有个倒霉蛋，刚才睡着了，被大雨浇醒，看见四周一个人都没有，还以为是见鬼了呢，他爬起来，却没站稳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，又爬起来，朝着马路的方向拼命跑。

中心广场好不容易恢复了宁静。我们这才放心地从空中落下。

在刚才男孩们坐过的地方，围坐成一圈。盖茨比还是那么聒噪，噼哩啪啦捏了一遍地上的易拉罐，找到剩下的一个瓶子底，倒进嘴里。保尔和罗密欧显得很兴奋，仍在讨论刚才那些男孩说的话。小维特今天的心情糟透了，上个星期他交了狗屎运，捡到一只印着露半个胸的帕里丝·希尔顿的铁皮烟盒，本以为埋在树底下最安全，结果昨天被那群玩藏宝游戏的小男孩用铁铲挖走了。鲁滨逊最近迷上了滑板，每回落地，都要先把那只从垃圾箱里捡的破烂滑板拿出来，兜上几圈才肯坐下。亨伯特决定不等了，今天晚上由他主持。在玩腻了现在年轻人流行的真心话大冒险和杀人游戏之后，我们决定让夜晚的聚会朴素一点，回归到讲故事的老路子上来。讲故事嘛，谁都会咯，不过要求是讲一些自己最近看到的新鲜事儿、奇怪的人，这样还能顺便了解一下世界，最近大家都懒得动弹，白天总能在这条街的上空遇到。

亨伯特说要先给大家讲个故事。他永远那么勤奋，对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。雨声渐小，天空中撑起许多只好事的耳朵。鹅毛笔在我的手中已经按捺不住，自己跳到空中，刷刷地写了起来。

那个叫苏槐的女人，长着一双翠绿的眼睛，颧骨很高。从人群中把她辨认出来，一点都不难，除了绿色眼睛，还因为她看起来很孤独，非常不合群。

苏槐母亲的家族里，有一种遗传性的怪病。他们家族的女人，嫉妒的情绪特别强烈，血管壁又比常人薄很多，发作起来体内的力量大得吓人，瞳孔忽然扩散，七窍流血，瞬时就会断气。包括苏槐的母亲在内，已经有五个人因为嫉妒而丧命。外婆的母亲嫉妒小姑拥有一枚光芒耀眼的钻石戒指，外婆嫉妒朋友的儿子比自己的聪明，大姨妈嫉妒家里请来的女佣人比自己年轻，三姨妈嫉妒邻居家的石榴树长得比自己家的茂盛。苏槐的母亲与她们相比，

嫉妒心算是最弱的了，嫁了个有钱的商人，生下女儿苏槐，冰雪聪明，生活看起来很和美。然而在苏槐九岁那年，母亲陪同父亲去参加一个聚会，席间父亲遇到了多年前的女朋友，久别重逢，自有许多感慨，两人频频举杯，喝了许多酒，四目相对，竟有一种感伤。母亲坐在那里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们，忽然间鲜血从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和嘴巴里喷涌出来，遽然倒在地上，当场暴毙。

苏槐的父亲非常难过。他现在只有一个女儿了。小女儿继承了母亲的美，却也像母亲那样多愁善感。看到要好的女同学另结新友，小脸涨得通红，流出鼻血，若不是那个女孩及时跑过来安抚，她险些窒息而死。“我的女儿现在不能离开您的女儿半步，更不敢和其他的同学说笑，生怕她看到又会犯病。我的女儿也只有九岁，难道您不觉得让这么小的孩子承受如此大的压力，实在有些残忍吗？”女同学的母亲找上门来，劝诫苏槐转学。父亲只能让苏槐休学，自己也停下生意，每天在家里守着她，但仍旧无法避免原来的同学上门来看望她。苏槐对此过于期待，这让父亲觉得不安。母亲死后半年，父亲终于决定离开城市，带着苏槐搬去一个热带的小岛。他已经在那里造好了一座大房子，而岛上原来住着的渔民，也被他用钱遣走了。父亲又找来几个烧菜做饭照顾苏槐的佣人。佣人经过精心挑选，全部是又老又丑的女人，并且规定她们不能和苏槐聊天，甚至要尽量避免说话。小岛上除了

苏槐的父亲，没有其他的男人。父亲认为，使她没有爱上任何男人的机会，是保证她生命安全的基本前提。为了避免让苏槐有父爱被抢夺的感觉，父亲再也没有过任何女人。

三十一年，除了回去办祖母和祖父的丧事，父亲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苏槐。苏槐也没有离开过小岛，没有和同龄女孩交往过，没有见过父亲之外的任何男人。如果你们看到苏槐，不会觉得她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，虽然眼尾和额头上生了皱纹，可是神情却单纯得像个孩子。多年来，父亲是她唯一的老师，她要学的全部功课是怎样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用力。你甚至不需要在意我，不需要爱我，父亲对苏槐说。人和人之间并没有牵系，你看那些女佣，她们和我们住的这座房子，和门外的花园，和海边的船只难道有什么分别吗？世界是冰冷的，所有存在其中的东西，都是冰冷的，生命是一重假象，繁华是另一重，它们只是在引诱你为之消耗能量。为了让苏槐相信这些，父亲找人运来很多书，摆满了书房，都是自然科学类的书籍。讲天体运行，地球的构成，大陆怎样漂移，花草如何枯荣。又讲人类的生老病死，交配的动物性，以及它所承载的繁衍的意义。在草丛里遇到受伤的小鸟，苏槐心生怜爱，捧着它回家。父亲对她说，你忘记你读的那些书了吗？生老病死，是一种循环。它死了，腐烂的身体作为养分渗进泥土。泥土孕育树木，树木发芽，长出新枝，不也是生命吗？生命和生命没有分别，你为什么要挽留它的生命，阻碍自然的循环呢？苏

槐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接纳这种生活的，一定想要挣脱过，但最终还是顺从了，因为她能够感觉到父亲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出于对她的爱。等到她完全感觉不到父亲的爱了，却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生活，不再有任何反抗之心。情感的感受力降低，身体的感受力却不断加强。苏槐的嗅觉、听觉、味觉变得格外灵敏。岛上各种花草的香气和味道，蒙住眼睛她也可以分辨，窗外的雨树落下一片叶子，几公里外的海边有船停靠，她全都能听到。辨别各种声音、气味、味道成为打发时间的最好的办法。

每天早晨花两个小时绕着小岛长跑一圈，消耗掉那些淤积在体内的能量，一日三餐很清淡，不吃肉，不吃甜食，因为它们会破坏平静的情绪。但每顿饭的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，因为她要仔细咀嚼，享受每一种食材和调料的味道。余下的时间呆在房间里看看书，或者在户外捕捉新鲜的声音和气味。晴朗的夜晚还可以架起望远镜，凭借出色的视觉，略过云层欣赏常人看不到的遥远的星团。如果不是父亲离世，苏槐可能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，永远也不会想到要改变。父亲是心脏病猝死，咕咚一声从床上滚到地下，断了气。苏槐闻讯来到父亲的卧室，立刻嗅到一股新死的人身上的臭味，她蹙了一下眉。以前照顾她的老嬷嬷死在佣人住的房间里，尽管离苏槐的卧室很远，而且尸体马上就被拖走了，但她依然可以闻到死人的气味，在食物里，在水杯里。后来整座房子大开所有窗户晒了两个星期，烛火通明去味，房间里摆

满了芦荟和艾草，苏槐才渐渐可以吃下东西。

那个天天照顾父亲起居的女仆，在给死者蒙上白布的时候，忽然失声痛哭。她跪在地上，抓着父亲的手，表达了多年来对他的倾慕之情。哭声尖利，把苏槐吓坏了，她捂住刺痛的耳朵，逃出了房间。

苏槐站在门口，看着仆人们拖着父亲肥胖的身体向院子里走，等到她们已经走出去很远，苏槐忽然追上，问：你们知道怎么能把这股难闻的气味弄掉吗？那个伤心的女仆回过头，无比怨恨地看了她一眼。

整幢房子开始进行一次彻底性的大扫除。佣人们在阁楼上找到许多旧物，都搬到了院子里。苏槐童年穿的衣服，小学里的成绩册，泛黄的合影，父亲舍不得丢弃，就把它藏了起来。苏槐捡起一只红皮笔记本翻看。是小学时写的日记。作文课上老师念了别人的作文，她缩在座位上瑟瑟发抖。看到要好的女朋友送给别人明信片，她愤怒得简直要冲上去把明信片撕个粉碎。新转学来的那个女生很受欢迎，她的头发那么长，闪闪发亮，苏槐甚至有一种想要掀起她的头发一刀剪断的冲动。

苏槐觉得很奇妙，她过去一直认为文字的唯一用途是传授知识，像百科全书里面的一样。而这个小时候的自己，为了一些奇怪的事表现得那么愤怒或者悲伤。但是愤怒和悲伤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呢，她完全体会不到。与此同时，那个暗恋着父亲的女仆来

向苏槐辞行，说再在这里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“意义？”苏槐觉得她的话很有趣。

女佣看着她，忽然说：“小姐，您从来没有想过活着的意义吗？这样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，有什么乐趣吗？”

女佣走后，苏槐想着她的话，虽然并不能全部理解，但觉得很有道理。生活的确没什么意思，尤其是现在每天呼吸着散发臭味的空气，连进食的乐趣也失去了。书架上的书都看完了，父亲死后，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采购这些书。律师到岛上来拜访，讲给她听父亲的遗产有哪些，让她签署各种文件。还有许多过去父亲拿主意的事情，现在都要来问她。她觉得自己的空间被完全占据了，毫无自由可言。入睡之前，她又取出那只红色小本子，对于这个完全陌生的童年时代，她充满了好奇，甚至有一种想要走近它的冲动。

苏槐重新回到这座城市，她希望有人可以帮她找回那种叫做嫉妒的情感。就算因此送命，也觉得很值得。她虽然与常人大不相同，但有一点人类的共性她仍具有，就是总追逐那些得不到的东西，觉得它们是最好的。

3

亨伯特忽然停了下来。说后来的故事他还没有收集全，明晚再讲。大家正听得入神，发现又是个没结尾的故事，不禁唏嘘一片。他每次都是这样，喜欢卖关子，一定要大家都央求他，才佯装勉强地继续讲下去。

“真是怪阿姨啊！”小维特喃喃地说。

“这种没心没肺的女人，我最喜欢了，你继续讲下去嘛！”罗密欧说。

“别磨蹭了，天一会儿就亮了。”鲁滨逊坐在滑板上，咕噜咕噜左右摇摆。

“我真的还没收集完整呀，你们知道，故事的缜密性很重

要。”亨伯特说。

“得啦，又不是你自己的故事，还在这儿故弄玄虚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我来替他讲下去。”说话的是唐璜。他才加入不久，总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戴着一副自认为很酷的蛤蟆墨镜，捡了一瓶老女人用的香水就狠狠地往身上喷，真让人受不了。我们还是更信赖亨伯特的权威性，宁可忍受听不到结尾的折磨，把故事留到明晚，于是不约而同地悬起脚，准备散去。这时候，唐璜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嘿嘿，不瞒你们说，我和这个女人有那么一腿，所以她的故事，没有谁比我更清楚。”

大家的脚又落回地上。唐璜要求和亨伯特换位置，亨伯特气咻咻地飘到保尔的旁边，唐璜在中间的位置坐定，吐掉嘴里的口香糖，开始讲他的风流韵事。

也许因为他不清楚我们讲故事的规则，又或者是有意冒犯，唐璜在讲故事的过程中，无时不忘炫耀自己的男性魅力，以及他见识过多少不同的女人。当然，他的确有这样做的资本，因为这群人当中，除了他之外，大家都是处男，尤其是亨伯特，他二十五岁了，是一个老处男。他的这种炫耀，伤了在场每个人的自尊心，不过看在故事精彩的份上，我们都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听完了故事，真是给足了他面子。

不过呢，在记录的时候，我还是必须秉承过去诸位兄长的优

良传统，尽量剥除那些个人色彩的东西，专注于故事本身。好吧，忠诚的鹅毛笔，你来告诉大家，故事原本是怎么样的。

我第一次见苏槐，是去年冬天。她从酒吧一路跟踪我来到家门口。我认出她是酒吧里那个一直看我的女人。她问我，是否可以和她一起住。她长了一双细长的深绿色眼睛，轮廓分明，看起来很像混血。穿了一件价格不菲但是样式很土的裘皮大衣，看起来挺暖和的，可她还是冷得瑟瑟发抖。当时，我刚被同居女友赶出来，好不容易找到酒吧侍应的工作，租了这么一间又脏又臭的地下室，生活可能比现在还窘迫。这是我接受她的邀请的主要原因，不过肯定还有别的，她挺迷人的，有一点亨伯特没说错，她完全不像四十岁的人。我搬去的当晚，她就对我讲了她的故事，希望我能唤起她的嫉妒心。“因为我觉得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，倒不如早些死了的好。但总还是希望在临死之前，体会一次嫉妒的感觉。”

“你想让我做什么？”我安静地听完她的故事，非常绅士地问。

“我会尽量让自己喜欢上你。而你要和其他女孩好，并且一定要让我看到，这样应该可以唤起我内心的嫉妒。据说情敌之间的嫉妒，是最深的。”而后，她又简单直接地说：

“我死之后，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你。”